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小刀会起义



7
254.42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97
K254.42
7
乙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小刀会起义

郑国柱 编著

目 录

一、组织形成	(1)
二、起义成功	(4)
三、清军围剿	(10)
四、泥城之战	(16)
五、北门之战	(21)
六、突围失败	(27)
七、继续斗争	(34)
八、历史总结	(39)



C

367904

1853——1855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是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武装斗争，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义军不仅多次打退清朝军队的围攻，而且也曾打退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上海小刀会起义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长达17个月之久，在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组织形成

在清朝政府的残暴专制统治下，南方各省出现了以秘密形式组成的反抗团体，上海也是如此。上海是五方杂处的地方，除上海本地人外，还有大批外来的广东人、福建人和浙江人，以及其他省份的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人员复杂，所以这类民间秘密团体显得很复杂，其中主要的秘密会党是天地会，其次是小刀会，还有其他一些秘密团体。

天地会大约创立于清朝康熙或乾隆年间。它尊崇天地，“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有供奉香烛、饮鸡血酒等结拜仪式，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或作举）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等口诀，其活动范围遍及福建、台湾、浙江、广东、广西、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四川、山西、云南、贵州等地。有的地方把天地会改称“三点会”。有诗这样写道：“三点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养成锐势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有的地方还把天地会改称“三合会”，这一名称是取“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结合，有吉祥之兆，保证成功的意思。三合会的结拜仪式和口诀等都和天地会相同。三合会中流传这样的诗句，“三合河水出高溪，

阳春庙里有诗题，你今吃了三合水，保佑五主早登基。”入会仪式是要饮一口水，就是诗中所说的“三合水”。从上述材料看来，天地会的活动地区也较广泛。

天地会是由刘丽川传到上海来的。刘丽川（1820——1855年），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本人是农民，他看到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人民流离失所，便投入了反清斗争。最初，他在香港参加了天地会，1845年11月19日，由劳德泽传斗，接任该天地会领导人，开始暗地招募军士，进行反清活动。1849年，刘丽川从广东来到上海，他会说英语，因此先是当糖业掮客，后又当丝茶栈伙计，他还以抄录药方书替人治病为职业。说也奇怪，他治病很有效验，不少人慕名而来。对于前来求医的贫苦人，他慷慨相助，不收诊费，有义侠之风，豁达大度，和蔼可亲，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与此同时，他积极从事天地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动员广东、福建的船上水手入会。由于他有很强的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头脑灵活、目光敏锐，又具有很高的威信，所以他被推为首领。

作为民间秘密团体之一的小刀会，原先有两个流派：一是由北方白莲教系统的大刀会演变而来，流行于安徽北部；另一个是南方天地会的分支，流行于福建。这两个流派的小刀会的宗旨、组织、仪式都不相同。上海小刀会是从福建传来的。

除天地会及其支派小刀会外，当时上海一带还有双刀会、罗汉党、青巾会、编钱会、宁波帮、福建帮、南京帮、江北帮、底作帮、蓝线党等秘密团体。这些大大小小秘密会党与帮派，各立门户，时常为扩充各自的势力范围发生械斗，尤其在福建人

和广东人聚居的地方比较突出，械斗屡禁不止。械斗的结果往往是一败一伤或者两败俱伤，不利于反清斗争的开展。为了消除它们之间的敌对情绪，有必要将这些会党与帮派组成统一的团体。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江苏南京、上海及其附近地区，清军驻防力量大为减弱，5月中下旬闽南小刀会在黄德美、黄位的领导下于海澄县起义成功。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上海一带原来属于不同会党和帮派的数千群众跃跃欲试，准备奋起反清。于是，他们采取行动，组成一个统一的名为上海小刀会（又称匕首党）的秘密团体。

上海小刀会的组成，也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使清朝政府在上海的统治削弱有关。当时，上海的清朝当局面对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猛烈冲击和列强不断侵略扩张，自顾不暇，也就不能对秘密会党进行有效的镇压，这就为小刀会的活动留下了空隙。小刀会这个组织包括了当时上海本地以及福建、广东、浙江宁波、江西等地在上海的秘密团体。上海小刀会是在1853年5月下旬至7月间成立的。在这个新的统一团体中，代表天地会的刘丽川被拥戴为首领；代表小刀会的李威池为第二位领导人，李仙云、林阿福、陈阿林都是重要的领导人；代表百龙党的潘起亮、朱月峰、蔡永良、张汉宾和罗汉党的徐耀等人，也都是小刀会的领导骨干。

小刀会的会员身上都藏有一把小刀，作为标志，刀长一尺七寸，上带一块方布，分别书彪(biāo)麟(shòu)麒(hé)麒(hé)麒(Tóng)五字，作为记号，又刻木戮，上有奇异之字，不可意解。这种以为记号的方布，就是小刀会的“腰凭”，背面钤有“顺

天洪英义兴公司”的红印，说明上海小刀会还使用“义兴公司”的称号。

上海小刀会成立后，减少了各会党帮派之间的矛盾，使原来各自分散、独立的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为展开大规模的反清斗争，做了十分重要的组织准备。但这种联合并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小刀会内有七党，闽广为五党，宁波、上海各为一党，这对小刀会以后的反抗斗争，投下了阴影。

小刀会成立后，积极发展组织，参加者主要有航运水手和农民，还有手工业者、商人、华侨、城市劳苦群众和游民等。在上海的广东和福建等地的船夫水手处境艰难，踊跃参加小刀会。小刀会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参加者成分复杂，包括了社会上的许多阶层。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即将爆发。

二、起义成功

上海小刀会建立后积极发展组织，准备起义。清朝当局力图挽回危局，以维护其腐朽统治。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

早在 1853 年春太平军攻占南京后，苏松太道吴健彰见形势危急，急忙招募乡勇，举办团练，以防御太平军的进攻。他挑选广东乡勇数百人为亲兵，派李绍熙团练广东人，李仙云团练福建人，徐谓仁团练上海人。他还命各乡堡办理团练，令百姓出捐，各守村镇。吴健彰原本是个商人，靠花钱买官，担任了苏松太道，他没有统治军民的行政经验。曾有士绅告诫他说：招募外兵不如招募本地人，外兵不但起不了什么作用，还会惹是生非。本地人守家在地，保卫家乡必定尽心竭力。江苏、浙江

人胆小怕事，又诡计多端；福建、广东人强悍无理，违法乱纪，还是本地人靠得住。应像明朝戚继光那样办团练，奖励勇敢的人，惩罚懒惰的人，赏罚分明，可使众人受到教育。吴健彰对这一忠告当成了耳旁风，根本没往心里去。他所招募的丁勇，腐败无能，白拿官饷。他们既不练兵习武，又不尽心巡查，而是整天泡在茶坊酒肆里，聚众赌博吸烟。当时曾有人效仿唐朝刘禹锡的《陋室铭》写下这样的诗：“号衣二片白，烟铺一灯青，可以沽美酒，误拳经。无胡笳之乱耳，无战斗之劳形。”这说明这些丁勇是不能担负起防堵太平军重任的。但是会馆董事们是愿意办团练的，他们可从借机壮大自己的势力，增强操纵地方事务的权势。秘密会党帮派的成员为打进敌人内部，也积极报名应募，这就扩大了会党的力量和影响，为起义创造了条件。

太平军并没有马上东下，清朝当局负担不起办团练的官饷，下令裁撤团练，被裁下来的人自然不满。在团练中的会党帮派成员也对清朝当局不满。一次，充当大东门外紫霞殿勇头目的百龙党潘起亮、张汉宾带领手下几十人，与城内道署后地藏庵勇发生械斗，吴健彰对被抓住的参与械斗的人，严刑拷打。署理上海知县表祖德抓到潘起亮和张汉宾后，命人用藤条对二人严厉抽打，后又锁在县署前的大石上。终因抗粮农民冲击县署，二人才得以逃脱。袁祖德对被捕群众滥施淫威，残酷用刑，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同年夏秋之交，上海小刀会积极准备举行起义。刘丽川派人到广东南海佛山镇（今佛山市），同当地天地会首领陈开、李文茂约期起义。与此同时，青浦抗粮农民也参加了天地会，与

小刀会联合起来，准备联手抗清。清朝当局几乎闻到风声，8月10日，吴健彰发出告示，要求人们解散会党，改恶从善，到官府自首，知情者要报案。他想用威胁恫吓的办法分化瓦解小刀会。8月中旬，袁祖德带领几百名官兵，到县城北门小刀会处所搜查，逮捕了领导人李咸池等10余人。吴健彰又召集各地会馆董事，让他们去压制准备奋起反抗的群众，让地主士绅阻止船伙中的小刀会众人参加起义。9月2日，吴健彰派人在福建会馆前架起一门大炮，准备镇压小刀会。

小刀会领导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利用团练作掩护，在敌人内部发展自己的力量，抓紧筹备起义。起初，刘丽川准备在这年冬天清朝当局办理漕粮北运时起义，夺取漕粮，作为起义军的粮食来源。因吴健彰下令解散秘密会党，刘丽川便决定提前起义，预定在9月18日举起义旗。大街小巷盛传小刀会将起事，城中绅商纷纷迁徙他处。上海小刀会领导人与嘉定和青浦方面商讨，最后决定嘉定首先起义，上海方面紧随其后。

9月5日，嘉定起义爆发，第二天消息传到上海。清朝当局惊慌失措，立即加强防范。上海小刀会领导人决定马上起义。9月6日这一天，他们将各店铺的红布购买一空，以便用红布包头作为起义军的标志。地主豪绅连夜纷纷逃出城外。

9月7日凌晨，文庙正举行祭祀孔子的大典，刘丽川等指挥600人左右的小刀会众人，头戴红巾，手持器械，潜至小东门与北门附近，驻扎在小东门内的广东籍壮勇700多人，作为内应，打开城门，小刀会众人蜂拥而入。北门附近会众也冲进城里，两队会众向知县衙门冲去，城内守备人员纷作鸟兽散，

很快逃得无影无踪。县署中的 40 名广东乡勇，也是小刀会成员，他们戴上红巾，加入起义行列。署理知县袁祖德被起义军当场抓住，他在起义军面前还硬充好汉，以天子命吏壮胆，死活不肯交出印信。曾受其迫害的潘起亮，挥刀向前，砍掉了袁祖德的一个手指，其他起义军挥舞刀矛，袁祖德登时一命呜呼。起义军随后打开监牢，释放了被关押的群众。

起义军又向道台衙门进攻。吴健彰负隅顽抗，他让人打开重门，又向空中开枪开炮，想吓退起义军，未能得逞。他凶相毕露，命令勇丁向起义军开炮，不料勇丁却把炮口调转过来，原来他们也是小刀会成员。他们从腰间取出红巾，吴健彰吓得魂飞魄散，终被起义军活捉。昔日凶神恶煞般的吴健彰，此刻成了丧家之犬，他像一只哀怜的小狗一样乞求饶命，拱手交出了官印。起义军占领道署，销毁科房案卷，缴获了道库内储放的 44 万两银子。

起义军将道署作为大本营，又去攻打海防署和参镇署等衙门。清朝当局的文武官员，有的脱掉朝服，混在人群中逃到城外，有的见末日来临，自杀身亡，有的到处躲藏。起义军在 3 个小时内就占据了清朝当局的主要衙门，并控制了全城，每道城门都有起义军把守。

起义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推翻了清政府在上海的统治，随即建立政权。根据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这个新生政权称“大明国”。刘丽川称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李威池称平胡大都督。随后，陈阿林被封为左元帅，总理军务，林阿福被封为右元帅，兼署上海县事，陈芝伯为护理副元帅，徐渭仁为参

谋，总理财政，潘起亮为飞虎将军，徐耀为常胜将军，蔡永良为扫北将军，张汉宾为征东将军，朱月峰为征南将军，周秀为正印将军，刘海、曾七、吴进为将军，李绍熙为掌一切军机，李少轩为筹办大军务，主持总府，谢静轩为总办军务，沈国华为参赞大臣，徐星怡为随营参赞，陈晓湖为参赞，吴兰台为参谋，沈纪明为筹办粮务，曹子房为筹备军械，潘清泉为游击，夏祖望为筹防局主，陈阿明、林阿周、刘进等人为先锋，萧奎为太医院等，他们均为大明国的领导集团。

当日下午，刘丽川、李威池代表新政权发布告示，揭露清朝政府的腐朽暴虐的罪行：贪官污吏，布满市朝，少廉鲜耻，横征暴敛，卖官鬻(yù)爵，豺狼当道，剥削民脂民膏，官府如同盗贼。告示言明起义军的宗旨，目的是剿灭贪官，以除残暴。同时要求城中百姓保护正常社会秩序，士农工商，各安常业。告示严明起义军“军令如山，秋毫无犯的纪律”，提出“四斩”之原则：“不听号令者斩，奸淫妇女者斩，掳掠财物者斩，偷盗猪狗者斩”。这些对于小刀会的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起义军乘胜前进，9月8日早晨，他们进攻设在外滩的江海关，缴获了藏在那里的许多枪械，附近百姓也冲进了江海关，将桌椅、门窗、板壁等物全部搬走，这个清政府的征税机关顷刻间就被捣毁了。起义军还查抄当铺，责令富户捐出银两，同时保护商民，派人维持秩序，对乘机抢劫的盗贼，当场正法。起义军纪律严明，不掳财物，不扰害居民。起义军纪律之好，连外国人和清政府也不得不承认。

起义军深受上海人民的拥护，人们踊跃参加起义军，入伍

者络绎不绝，在起义军占领县城的当天午后，就有 1000 余人参加了起义军。9月 8 日，周立春带领嘉定、青浦的起义军 4000 人前来上海，增强了上海起义军的实力。起义军为扩大和巩固革命政权，由上海、嘉定两路派兵出击，9月 9 日占领宝山，9月 10 日占领南汇，9月 13 日占领川沙，9月 17 日占领青浦。在 12 天内，攻占了 6 座县城。不久，苏州的天地会和镇海、宁波的双刀会也发动武装起义，响应上海小刀会起义。

上海小刀会起义给清朝封建统治者以巨大的打击，从皇帝到“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都发出哀鸣。向荣沮丧地说：上海及其附近地区，是苏南的“菁华之地”，上海的关税是“江南大营”军饷的主要来源，而且即将到来的漕粮海运，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清政府为了保护上海这一重要的经济命脉，从“江南大营”抽调一支有相当实力的反革命武装前往上海及其附近地区，镇压小刀会起义，在“江南大营”帮办军务的署理江苏巡抚许乃钊是这支反革命武装的总指挥。

清朝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极端重视，说明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给予清朝封建统治的打击，是多么沉重！

从上海小刀会起义胜利的第一天起，外国侵略者就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美国传教士晏玛太和美国公使马沙利，为营救被俘的道台吴健彰，向刘丽川要了不少花招，进行各种欺骗，最后把吴健彰劫走了。吴健彰脱逃以后，重新组织力量向上海小刀会进行反扑。

三、清军围剿

1853年9月5日至17日，上海小刀会连克6城，随后以主力向太仓进攻，想与苏州的天地会互相配合，夺取苏州。清军镇压了苏州的起义组织，派兵增援太仓，起义军与清军展开激战。9月14日，起义军攻入太仓城，因清军援兵赶到，起义军被迫撤出战斗。16日，起义军1000余人再攻太仓，被清军阻击，折回嘉定，清军立即向嘉定反攻。9月22日，清军攻入嘉定，周立春被俘后遭杀害，嘉定起义军由徐耀率领，退到上海。嘉定失守后，起义军力守上海，迅速从青浦、宝山、南汇、川沙等县退出。9月28日，清军许乃钊部队进驻上海郊区，徐耀率兵反攻嘉定时，被清军打回上海城。从此，小刀会由进攻转入防御阶段。

这时，美、英、法等西方列强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是袒护清军，目的是从清政府那里索取权益。如小刀会在占领上海后，吴健彰有一批枪械弹药，本已成为小刀会的战利品，却被美国运走，转手交给吴健彰。吴健彰在租界内依靠美国的庇护，对起义军进行军事进攻。为此，刘丽川曾致函英、美、法各国领事，斥责美国掩护吴健彰的行为，并决心要消灭吴健彰所指挥的军舰。

11月3日，吴健彰的船队在总兵泊承升的率领下进入吴淞口，他以前雇往镇江镇压太平军的美国船只也赶回来配合，南汇士绅雇募乡勇几百人来上海，他们的船只也加入了吴健彰的船队，加强了清军在水路的攻势。

11月6日傍晚，清军船队向起义军炮台猛轰，起义军以火炮回击，打退了清军船队的进攻。11月8日早晨，四五百名起义军出小东门欲至南门扎营，遭到清军战船阻击，起义军伤亡惨重，100余人落水，80余人被俘，并损失了一船火药。11月9日清晨，吴健彰派奸细入城向起义军谎报军情，说清军船队要开往镇江去镇压太平军。第二天，吴健彰和泊承升统率船队向黄浦江下游行驶，没走多远便调转船头，向上海县城驶去。他们的船队混在外国轮船之间，向起义军炮台炮轰。吴健彰的用心非常险恶，如果起义军怕伤及外国轮船，不敢发炮还击，他们便乘势摧毁起义军炮台；一旦起义军还击，他们便借机联合外国势力，共同对付起义军。在攻守两难的情况下，起义军沉着冷静，伺机应战。当清军战船驶过外国轮船，一步步向炮台逼近的时候，起义军抓住战机，从各炮台和两艘战船上向敌船猛轰，炮火非常准确，打得敌人狼狈不堪。清军“克隆”号战船受到重创，急忙逃窜；一艘黄色船艇沉入江中，另一艘船艇遭到炮轰后也失去控制。敌人的第一队战船被击败了。

敌人又组织第二队战船发起进攻。起义军战船“格兰里昂”号冲上去迎战，清军一艘战船从后面拦截，并从了望台上搬出大批火药罐，一齐向“格兰里昂”号甲板上掷去，“格兰里昂”号顿时起火，浓烟滚滚，不少起义军战士被烧伤。敌人见此招很灵，又用同样的办法袭击起义军“司奈皮”号及其他3艘战船，这几艘战船也相继起火。结果，起义军损失5艘战船和3尊大炮，200多名战士牺牲，91人被俘，起义军损失巨大。

清军船队又几次向起义军炮台猛冲，遭到了起义军的顽

强抵抗，他们占领起义军的企图落空了，最后只得退回。

清军船队攻占炮台未能得逞，便分出一支部队登陆，到处放火，烧毁民房。他们认为小东门外一带的民房是隐藏起义军的地方，因而要烧毁起义军的隐匿之所。顷刻之间，到处浓烟滚滚，烈火冲天，一幢幢民房在烈火中倒塌下来。一日之间，清军烧毁民房不下 1500 多幢，从黄埔江边到城厢附近，被烧成一片废墟，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清军还趁火打劫，掠走大量的商品、鸦片、食物和金银财宝等。

当起义军与清军船队在县城东面激战的时候，清军将领吉尔杭阿与虎嵩林率领的 3000 人，开到北门与西门外，妄图从背后袭击起义军，很快被起义军的巡逻哨兵发现。清军先头部队见无动静，便由云梯登城，最先爬上来三名清兵，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砍倒了。起义军向其他敌人开炮猛烈轰击，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清军大败而归。

11 月 10 日这一天的激战，起义军共消灭 300 多名敌人，其中还有一个外国侵略分子。起义军英勇顽强，表现出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此战之后，起义军在小东门外构筑 7 座炮台，并向外国人购买一些大炮，排列在那里，以加强防卫力量。

清军攻城不克，又改变战术，每晚派兵勇骚扰，弄得起义军疲惫不堪，第二天清早起义军休息时，清军又去进攻。11 月 17 日早晨 8 时左右，虎嵩林等率领清军，在县城西北发起进攻，先头部队几百人呐喊着向起义军冲击，抛掷大量的火球等其他投掷物，然后树起云梯登城，已有七八人登上了城墙，同

时大量清兵冲出军营，用火绳枪、火铳和其他武器向城墙射击。起义军吹响螺号，奋勇还击，向敌人投掷火弹、火罐、灰包和巨石，战斗非常激烈。登城的敌人很多打得坠落下去，已上城墙的敌军寡不敌众，3人当场被击毙，其余见势不妙，跳墙而逃。在起义军的猛烈火力攻击下，敌人只得撤退。

与西北面清军相呼应，南面清军也展开攻势，重炮轰城，轰塌城垛10余处，并施放火箭，烧毁城上的起义军帐房。起义军予以还击。与此同时，吴健彰和柏承升率领战船，在小东门码头一带，向起义军炮台进攻。起义军以炮火还击，炮声轰轰，连绵不绝，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最后敌船退往苏州河口。这一天，起义军经过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从三个方面的进攻，保住了上海城。

11月20日，清军再次向大、小东门发起进攻，起义军进行抗击，豪绅许耀等人在南门城上，招引清军由此攻城，清军不明虚实，不敢轻易相信，怕吃亏上当，许耀等士绅的“好心”白费了，他们只得哀叹着散去。11月25日，起义军几十人出大东门，袭击清军营盘，清军吓得大惊失色，前娄县知县刘郇膏整队出来抵抗，起义军才退入城内。

上海县城坚如磐石，屡攻不下，咸丰皇帝急得如热锅里的蚂蚁。他于11月17日发出上谕：“上海为重要的通商要口，若不及早剿灭小刀会，将会影响来年办理海运，江浙两省的漕粮就不能北运到京，所以事关重大，他命令许乃钊督同吉尔杭阿、吴健彰等人，迅速剿灭起义军，不能再延误。”11月28日，咸丰皇帝又下诏书，派怡良、许乃钊等，迅速攻剿上海小刀会，

不让小刀会在上海再盘踞下去，再致勾结蔓延。在咸丰皇帝的一再催促下，清军加紧了对县城的围攻。清军在城西四明公所内偷偷修筑炮台，运来一门门强火力的大炮。同时清军又在营盘内造好许多高台，与城墙一般高，顶上作成倾斜面，以便作战时把这些高台放在城墙边登城。清军还在高台上面演习攻击，这些高台，实际上是一种较稳固的云梯。经过一番准备和策划，清军开始了大规模的连续攻城。

12月1日，四明公所的炮台安装完毕，清军便发炮轰城，同时在县城的北门和南门外攻城，起义军顽强抵抗，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打死敌人19人，打伤多人。吴健彰的船队也向炮台进攻，同样遭到起义军的还击，清军船队受到重大损失，“克隆”号战船遭到起义军炮火的轰击，损伤不小，连船长也受了伤。

12月2日，清军从水陆两路轮番轰城，起义军冒着敌人的炮火，开炮还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12月3日早晨，大雾弥漫，清军携带云梯、喷筒，准备乘雾袭击县城，起义军也装扮成清军模样前往袭击四明公所炮台，两军相遇展开激战，起义军边战边退，直到日出雾散，才返回城中。这次战斗，起义军击毙清军千总陈镇川等4人，打伤10余人，自身也有损伤。

12月4日、5日，清军轮番攻城，起义军在城垣上穿洞，添炮回击敌人。

12月6日，起义军从北门出发，袭击清军营盘，两军交火后，起义军退回城中。见敌人退去，又有400名左右的起义军战士从北门追击，直攻四明公所，截断了虎嵩林等带领的七八

百名清军的去路，曾一度占据陈家木桥和教堂，由于清军援兵赶到，被截清军才得以逃命。起义军还冲出大南门，攻击清军水陆各营，双方在激战后，战义军才退回城中。这一天，清军从北面、西面和南面向上海县城发动全面攻击，在两个小时内耗尽所有弹药。起义军在多于自己 10 倍至 12 倍敌人的攻击下，英勇地坚守着阵地，向清军发起数次冲锋，最后打退了清军的进攻。

12月7日这一天战斗相当激烈。下午两点半后，吴健彰和泊承升率船队向起义军进攻，为首的“甘普敦”号船驶到黄浦江江面上停下来，向起义军的炮台轰击，其他敌船蜂拥而上，分队炮轰起义军的各处炮台，炮声猛迅如雷，纷纷落在起义军的炮台上及其附近。起义军的炮台是用泥土建造的，很不结实，但对起义军来说却很重要，起义军死死守住炮台，猛烈开炮还击。清军又在东面和南面登陆，向附近房屋投掷火罐、火弹，同时大肆进行抢掠。一小时内这些地方到处是火光熊熊。一个目击者，描述当时的情形：“遍地烧得这样惊人可怕，天上像有雷鸣，地上发出火焰的怒号，爆炸之声有如大海中的波涛澎湃”。在这烈火之中，一座座建筑物倒塌下来，化为灰烬，人们从烈火中逃出来，很多人被烧死、杀死。

陆上火势蔓延，水路清军加紧向起义军攻击，一艘敌船被大风刮近起义军炮台，在滩岸上搁浅，敌人拼命向炮台投掷火罐，起义军对准搁浅船只猛轰，敌船起火燃烧起来。另一艘敌船前来营救，也被起义军的炮火击中。两艘敌船在烈火中都爆炸了，死伤清军 50 余人。其他敌船见这两船覆灭，再不敢前来